

曹雪芹 著

脂硯齋 評

石頭記

四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滿江出版社



借玉通靈
 為芥辛甚
 心不生
 石齋墨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石頭記

四

曹雪芹著 脂硯齋評

漓江出版社

目錄

卷四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藏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九二八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猷香菱情解柘榴裙	九三九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九五九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九七八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九九四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人空門	一〇〇五
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思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一〇一四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人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一〇三二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一〇四三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一〇五四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一〇六七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一〇八二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一〇九五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揀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一一〇九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一一二七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一一四四
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一一六一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一一七九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一二〇二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腸迴九曲	狡怯香菱病人膏肓	一二一〇
批點餘音			一二二五

石頭記

周汝昌校訂批點

卷四

九二八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臟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威回前」數回用蟬脫體，絡繹寫來，讀者幾不辨何自起何自結，浩浩無涯。須看他爭端起自環哥，却起自彩雲，爭端結自寶玉，却亦結自彩雲。首尾收束精嚴，六花長蛇陣也，識者着眼。

那柳家的笑道：「周按」凡每回正文始並無話說如何如何，以回顧上回回末之文字者，皆是本為連接之長回，而後強割斷為兩回者也。好猴兒，你親嬖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

叔。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馮子蓋似的幾根秘毛擗下來，「周按」馮子蓋，識其髮短也。本為幼童留髮形式，短不能下覆，僅如桶蓋耳。還不開，讓我進去呢。這小厮

且不開門，且拉着笑說：「好嬖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奶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鷲鷄似的，還動他的菓子。昨日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離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秘聲浪噪喊起來說，又是還沒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

誰害了饑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麼不和他們要，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着沒有飛着到有。小廝笑道：「噯，噯，沒有就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以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更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繚，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繚不成。我雖然在這裡聽哈，「周按」聽哈，旗人口語，惟主命是從之義。裡頭却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什麼事

瞞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道：「小猴兒們，快放你柳嬌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道：「不用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俱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說：「茶房裡找他們姐妹們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走來「已雙」總是寫春景將殘。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周按」

頓，是原筆。柳家的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三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餛飩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鷄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沒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鷄蛋，說道：「這不是鷄蛋。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臟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石頭記

周汝昌校訂批點

卷四

九三〇

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噱。」〔周按〕噱本

當借用。你娘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作這個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

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哪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鷄大鴨子，將就些兒

也罷了，吃膩了膈，〔周按〕膈是原字。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鷄蛋，豆腐，又是什麼麵筋，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

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子。我到別伺候主子，只預備你們。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宜却爲什麼。前兒小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鷄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了麵筋的，少攔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趕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說我單管姑娘廚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算起賬來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鷄，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勾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的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

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吃到一個月現算到好。連前兒三姑娘和賣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個油鹽炒枸杞芽兒來，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來給我，我到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三二十個錢的事，還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這個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又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到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着，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忙吩咐小丫頭：「在這裡伺候，倘或姑娘叫着，便答應一聲，說我就來，不必提此事。一面說着，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子急急趕到廚房。只見許多人正吃飯，見他進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悞聽了那小孩子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噥了一會，蒸了一碗鷄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來也不敢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四

九三二

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嗑了一碗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跼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句話。小燕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作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也等不得，只怕關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見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裡頭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知你扯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聽見辭遁色虛，又因近日玉玢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到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的不像樣，咕咕唧唧，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兒玉玢姐姐說，太太耳房的櫃子開了，少了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玢姐姐要玫瑰露，誰知也少了

一確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没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鳳姐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搜。五兒急的便說：「原是寶二爺屋裡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贓証，我自呈報，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入了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有偷的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前來回李紈，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丫嬛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待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唬的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只這茯苓霜前日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開，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子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禁起，一步也不敢多走，又見衆人也有勸他說不該作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景更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着，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四

九三四

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曲，「周按」委曲即委屈，常互代不分。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一夜要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又無衾枕，嗚嗚咽咽哭了一夜。誰知和

他母女不和的，巴不得一時攆出他們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又送些東西與他，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都一一的應着，打發他們去了，便悄悄的來訪襲人，「周按」便字極自然。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於是又問

芳官，芳官唬的忙應道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害了。因和平兒計議：玫瑰露的事雖完，然這茯苓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只說是我給他的。平兒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竟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是你給的。况且那邊所丟的露也正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個原故，但今玉玊兒急的哭，悄悄問着他，他若應了，玉玊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周按」攬，即兜字。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玊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發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內中有個人却是賊，沒有贓証也怎麼說他。寶玉道：這件事我也應起來，說是唬他們頑

來，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險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老太太聽見，不說你小孫子淘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了一個好人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玳兒兩個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爲這個，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裡來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妨，賊已有了。玉玳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說：「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知不是他偷了，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作賊的又是我和他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委曲好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也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屈了好人，我心裡也不忍。姐姐竟帶我回二奶奶去，一概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都詫意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景人，如今也不用你應，只說是我悄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石頭記

周汝昌校訂批點

卷四

九三六

該承認，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爲什麼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要叨登出趙姨奶奶來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賣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奈到太太到家，那怕連屋子給了人，我們就沒了干係了。彩雲聽了一聽，低頭一想，方依允了。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往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候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没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一併回明奶奶。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角門上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們不大認識。高高孤拐，大大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玳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嬌娘。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嬌子却是這邊人。平兒聽了方想起，笑道：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業障逼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瞞他兩個不隄防，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來的東西我瞧瞧，一件也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

官等。他們各自私情往來，也是常事。前兒那兩隻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一遍。鳳姐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狔攬事。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僧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追求這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管叫一日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窒悞的，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可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在這屋裡操一百分的心，終久僧們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灾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到笑了，說道：「憑你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纔精神爽了些，沒的淘神。」〔周按〕淘神，北語。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戚回後〕趙姨痛兒，弄得羞愧滿面。柳家惜女，幾至鞭楚隨身。可知養子種孫，自有大體，莫學那溺愛禽犢。柳家婆煮糕烹茶，何等殷勤，未得些兒便宜。秦家婆偷倉盜庫，百般賠墊，反傷無數錢財。可知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原有樂處。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情解柘榴裙

〔周按〕柘榴，即石榴，當時寫法。

〔戚回前〕衆姊妹一番贈賂，諸僧尼一番禱祝，確是寶玉生辰，園中行禮，不亢不卑，席上設筵，不豐不齋，確是寶玉分地。

探春圍棋理事，氣象嚴厲，香菱鬪草善諳，姿態俊逸，湘雲喜飲酒，何等疎爽，黛玉怕吃茶，何等嫵媚，晴雯刺芳官，語極尖利，襲人給裙子，意極醇良，字字曲到。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得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起，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將柳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得了這個空子攢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家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又打點送林預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估不到的，好歹大家照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四

九四〇

應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與他：看過這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子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倒仰，

「周按」氣了個倒仰，北語常言，形容幾乎氣死過去。觀此可證司棋與柳嫂之間極不和睦，舊怨新仇愈積愈多。然此非純屬個人之間爭吵矛盾，實為榮府赦政兩房明爭暗鬥之反映也。無計可使，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

多東西被玉玎兒吵出，生恐查出來，每日捏一把汗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疑心了，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的臉摔了來，說：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替你應。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彩雲見他如此，急得賭身發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粗心業障。氣的彩雲哭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

「周按」彩雲之冤枉又與別個不同，此皆世人所難以意料者，亦其他小說中所未有之悲劇也。乘人不在，便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在彼暗哭。

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雙鞋襪，

「周按」注意：凡寫生日送禮必有鞋襪，蓋取諧和之寓意。鞋襪是生辰禮物之首項，衣服可加可減，故居次位。

一套衣服，一百壽桃，一百